

江南风物争出若耶

□谢雅临

一条百里长的清溪，发源于浙江省绍兴市（古称会稽、山阴、越州）南面的一座小山（若耶山），然后一路蜿蜒湍流，北流至大禹陵一分为二，一支西折经稽山桥注入镜湖，一脉继续北向出三江闸归于东海。这余清溪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若耶溪。

若耶溪名字好听却有点怪怪的，关于这个名字的出处，一般来说有三种解释：一是“耶”与“爷”同音，这里的爷不是祖父，而是父亲，如同《木兰辞》中的“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那样。正因为若耶有若父之义，王安石五律《送张宣义之官越幕》的颈联才会说“洲获藏迷子，溪篁拥若耶”，很明显，“洲获”与“溪篁”对仗，“迷子”与“若耶”对仗，极为工巧。据说，盛唐时期的越州名士徐浩非常讨厌“若耶”之名，认为其与“胜母”之名类同，不敬父亲，有违孝道，因此给其改名五云溪。因为徐浩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又是玄宗、肃宗朝名臣，拥趸众多，加上溪名五云非常吉利，所以五云之名不胫而走。晚唐著名小说家范摅曾客居若耶溪，自号云溪子，其代表作亦名《云溪友议》，便是据此而起的。

二是认为“耶”与“邪”通假，唐代诗文中颇多作“若邪溪”者，即本于此，如宋之问《游禹穴回出若邪》“禹穴今朝到，邪溪此路通”。早先的人名和地名中，亦不乏此字，如莫邪、琅邪（郯）郡，不过这里的“邪”一般读作“yé”或“yá”，并不含任何贬义。

三是在通“邪”的基础上，进而指其为邪恶的“邪”，清代大学者王士禛在《居易录》中就说“是读作邪正之‘邪’，类恶溪矣”。也不知王士

禛是用哪知眼睛发现若耶溪是恶溪的，莫非是若耶溪经过千年流变，神韵不足了，抑或是溪畔风物太盛让王士禛审美疲劳了。在前工业化时代，一条濒临大海，流经浙东绿水青山之间的清溪被讹成恶溪，真的有点令人费解。

其实，这些充满道德色彩的解释，均离不开儒家“名不正言不顺”的正统观念。不过，真要说起道德，若耶溪的另一个名字“刘宠溪”似乎更有发言权。入选古代“二十四廉”榜单的刘宠，是刘邦长子齐王刘肥的后裔，算是汉室宗亲，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或许还记得书中有两个昙花一现的军阀兖州刺史刘岱和扬州刺史刘繇，他们都是刘宠的侄孙子。生活在汉末政局异常混乱的桓、灵时代，刘宠却能永葆一颗仁惠为民之心，虽累登拜相，却清约省素，家无货积，深受百姓爱戴。当他辞任山阴太守之际，当地多位父老感念其在任时去除苛政，使“狗不吠，民不见吏”，于是每人送他百钱，他却只收下一枚大钱，后人因此尊称其为“一钱太守”。刘宠清廉为政的典故被后人累世传颂，刘禹锡就在《谢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中这样吟哦：“明日汉庭征旧德，老人争出若耶溪”。这可谓是流淌在若耶溪水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儒家廉吏德政元素。

绍兴是典型的江南之地，在古代曾是佛教昌盛的地方，若耶溪清幽雅致，适合修行，倍受高僧大德的青睐，因此佛寺众多，香火鼎盛。此地最名贵的宝刹便是始建于东晋安帝元熙三年（407）的云门寺。据说云门寺本

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的旧宅，当王献之隐居于此，因目睹五彩祥云，就上奏晋安帝，晋安帝遂下诏将此宅改建为云门寺。前文提到的徐浩将若耶溪改作五云溪，正是基于王献之的这个典故。元虞集所撰《云门寺记》曾云“寺本中书令王献之旧宅”，即指此事。

有了王献之这位名家的加持，以云门寺为代表的若耶佛寺自然吸引了无数骚人墨客，礼佛云门和泛舟若耶就此成为当时江南游的重要选项。孟浩然、李白、韦应物、元稹、杜牧等大诗人都曾夜宿云门，晓游若耶，亦亦乐乎。唐代诗僧德圆在其《云门寺》中这样吟诵：“若耶溪边寺，幽绝绝尘器。一洞花将发，千岩雪未消。依阴生径竹，野色映溪桥。渐登高处，钟声应寂寥。”该诗道尽了云门寺幽静清幽、远离尘嚣的景致，在如画美景中融入悠远禅意，显得格外空灵清新。由此，若耶溪缘结伽蓝，将清幽宁邃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

若耶溪在沾沐儒释之风的同时，还是道教正封七十二福地之一。宋张君房《云笈七签》载：“第十七若耶溪，在越州会稽县南，属真人山世远所治。”山世远据说是西汉时人，被道教尊为太和真人。若耶溪流旧德，老人争出若耶溪”。这可谓是流淌在若耶溪水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儒家廉吏德政元素。

之时，忽见有人来觅。郑弘遂将此箭还给了找箭人。找箭人正是白鹤所化，他对拾箭不昧的郑弘非常感激，就问郑弘有何需要？郑弘认对方可能是位仙人，就请求道：“老百姓常因若耶溪运柴而犯难，要是能够清晨吹南风，傍晚吹北风就好了！”白鹤闻言现出原形，扇动羽翼施展法术，若耶之风从此旦暮南北，亘古不变。于是，后人便将这一利乐民生的局地小气候誉为“郑公风”。

唐代皇帝自称是道祖老子（李耳）的后代，格外推崇道教，对于若耶这处洞天福地也非常重视，常会派员在此举行祈福禳灾的投龙（龙形的玉环或玉璧）仪式。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时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的原元作《春日投简阳洞天作》有云：“偶成投简简，聊得泛平湖。郡邑移仙界，山川展画图。旌旗遮屿岫，士女满闾闾（yīn dū，古代瓮城的城门）”，足见若耶投龙仪式的隆重与热闹。

正因为若耶打通了儒释道三教，可以为人们提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皈依，因此吸引了众多世外高人将其选为隐逸之所，比如陶渊明笔下远离俗世纷争的桃花源。丘为、谢甫、秦系、吴融、齐抗、方干等人，都曾在此隐居修行。孟浩然在《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中有云：“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在他眼中，若耶溪比其家乡襄阳鹿门山亦不遑多让。为避安史之乱的秦系归隐若耶后作《移若耶溪旧居赠严维》：“鸡犬渔舟里，长谣任兴行。那邀落日醉，已被远山迎。”闲适之心跃然

纸上。就连一心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也忍不住在《奉先刘少府新书山水障歌》中吐露“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渴望像南朝名士何胤那样在清静山水间自由隐逸。

若耶溪其实还被唐人视为西施的浣纱之溪。如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云：“越女颜如花，越王闻浣纱……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人松间，鱼畏沉荷花。”李白《浣纱石上女》则云：“玉面耶溪女，青娥红粉妆。一鉴双齿，两足白如霜。”诗中西施身着红妆，肌肤胜雪，倩影倒映于若耶碧波之上，端的是美艳非凡。宋诗将若耶美景与西施倩影两相结合，美美与共，让人生出无限遐想。江南生佳丽，唐诗对其颇多关注，自然喜欢将若耶溪与西施浣纱或越女采莲关联在一起，以凸显江南女性清丽、妩媚和多才的特质，这对江南文化婉丽、柔性审美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也被后世诗家在类似的创作中所赓续。

后世的江南总给人一种柔美的感觉，其实早期的越人能跟吴楚强邻对峙数百年而红旗不倒，更多的还是依靠恃勇争强的彪悍作风。所以，在唐朝之前的诸多典籍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与现代截然不同的越人。这些越人不仅断发文身能征惯战，而且擅于冶炼与铸剑，都是天生的战士和工匠。《吴越春秋》中就有越王“允常聘欧冶子作剑，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新中国成立后于当地建立平水铜矿，铜矿附近亦发现铸剑山和欧冶大井遗址，足见若耶出铜铸剑并非空穴来风）”的说法，“地方

志鼻祖”、东汉史学家袁唐的《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也说欧冶子曾在若耶溪铸造过五把著名宝剑，即湛溪、云门、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渴望像南朝名士何胤那样在清静山水间自由隐逸。

李绅在《若耶溪》中则巧妙地将欧冶子铸剑与西施浣纱合而为一，这样写道“倾国美人妖艳远，凿山良冶铸炉深。凌波莫惜妆改面，莹莹当其出匣心。应是蛟龙长不去，若耶秋水尚沉沉”。深秋之际，若耶溪水沉碧，宛若美人艳光四射，应是宝剑化龙深藏水底所致。李绅巧妙地江南文化的柔美与刚烈杂糅在一起，无疑契合了江南文化独有的两种代表精神。或许也可理解为想要卫护一切美好的人和事物，必须仗剑而起，勇克强敌，否则只能沦为臣虏，任人宰割。

现名平水江的若耶溪，曾拥有七十二条支流，而今仍一如既往地奔流在万山苍翠之间，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极致风景互为表里，已化作唐诗宋词中倍受青睐的溪水印象。若耶溪兼具江南文化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特质，融儒、释、道三教之精神为一体，又生动地诠释了江南文化刚柔并济的特质，从古至今魅力不减，芳华常在。在唐代诗人如诗如画的妙笔之下，若耶溪上升为江南文化刚柔并济的文化符号，在中华文明温厚广博的母体上潺湲奔流，奏响了一曲悠扬婉转的华美乐章，余音绕梁，久久不绝。

宁静之美

□黄雷

想和世界有更多联系。像是被长久的荒凉收留，想要更清晰地踩到脚下的实地，少一些梦游一般的午后，不再倾心于回忆白开水般社交群里的人是否真的存在。无数次幻想，想成为不那么成群的人。成为蜂群的工蜂，过单调而清晰的一生。工蜂永远是快乐的，穿极一生去填满刻在基因里的使命，永远因为基因密码的闪烁而愉悦。赫胥黎把这样的快乐写给人类社会，不寒而栗是因为人类缺失这段基因。族群繁衍的价值突变成个性价值，叫作进化。统一的价值向零落的主义退化，叫作文明。成为草丛的一份子，在合为“众”时最有价值。深深扎根于厚重的土地，风起时融进绿浪，与千千万万个神明不分彼此，只等火焰逼近……

我总在神游。这个时代的病症少不了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和对后真相的麻木，林林总总，就像漂浮于世界的人在努力寻找低空飞行的

法则。主义的共性是爱人类、抽象的人类，哲学家尤爱抽象的人类，却对具体的人愈来愈淡漠。遇见一个人，在午睡时喜欢给床帘留一条缝，看一道光透过纱帘晕染在墙上，她说像是在宁静中保持一道与世界的联系。她喜欢一个人去电影院，享受和陌生人在一场电影里心照不宣的笑点，享受疏离礼貌的默契。她总是游刃有余地行走在这头，孤而不独。她爱浮世喧嚣，市井桥头的浮躁是她经过这儿的即兴剧场。我猜想她没见过更广义的世界，没路过生活的一地鸡毛，幸运地生于诗和梦的玻璃罩里，聪明地与世界维持着审慎的距离。

她最理性的局外人，为自己设计了感性的生活模式，好浮于世事。我猜想这样的人会不会感受到“孤独”的情绪，是否也会期待一些莽撞的不期而遇。像是在懊恼地冒雨回家时一把伞突兀地兜过头顶，侧头看时，一张不相熟的脸说，我

们好像总是同路，一起撑着走吧。像是为了排解寂寞而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散步，红绿灯街口，不修边幅的年轻人冒犯而自然地朝你讨支烟。我常常在想，与世界太过剥离的人是否希望着这样的“打扰”，是否期待这样意料之外的波澜来扰动他宁静到极点的生活。

人总归是群居动物。与世界纠缠的人自不必多说，往往容易忽略的是，避世的人是最爱人类也最胆小的人，他把人类在想象中塑造成不得了的样子，当现实有所落差时，就轻易地退缩了。他可能有清高的灵魂，炽热的理想和天才的理性，但终究是不够勇敢的。

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有人或许就不愿再拥抱生活。但还有一个真相是，没有谁能活成一座孤岛，没有谁能真正不渴望具体的人。拧巴的人，不如就别扭地把头绕到身后，将自己与世界间打上一个死结，也好过在雾中的岛迷路。



奔腾

陈桂莲 摄

初夏的风

□吉逸

当风从我的窗前吹过
因为灯还亮着
在迷人的夜色里
好似几点飘流的渔火
初夏的风
像推送过的一叶小舟
从四面八方送来问候
直到露水把一切切开
最后的渔民
随之而居
听不一样的乡音
品不一样的茶香

跳出月亮的圆窗户
踏过美丽而安静的积水
落在新鲜的泥土上
青草开始生长
每扇土门都是新的
都像洋槐花那么清静
窗纸一声不响
像空白的信封
让一切故事的开始
都充满了芬芳和惊奇

初夏的麦子
永远都不解花语
在搁浅的水岸边
开满了我的等待
等着送给我初夏的风

游玉渡山

□蔡永胜

玉渡山群玉母，一泓琼液雪溪流。
桃晚香魂渡崖岫，鹤影仙风依翠楼。
万仞冰流下堤坝，千寻铁塔曳岷岷。
泉飞昼夜长亭歇，逝者圆来海眼斯。

心的放逐

□谭铭浩

她问我，怎么不把摄像头打开。
路灯微茫，远去不过几步，却照见来往身影如此惶惶。夜幕围堵，寸步难行，我是想站在灯火之下的。电话向来沉默见长，她见我无话可说，便也不再多问什么，只是嘱托我记得去理发。

北京时间22:07，语音通话已结束。

抬头看，灯火流光。
远胜于家乡。出租屋外，她同我两次道别，话不过几句，却吹来刺骨的寒。她想问回眼前这个总是强调自己已经成年的孩子有没有照顾好自己，她说离开家后的你会不会像自己期待的那样无所顾忌逍遥自在。她默许了我大部分安排，只是临走前，在家门口的小道上，训斥我为什么不要剪头发再走。我一身短袖，却闷得耳朵发烫。

街道拐角，身影消瘦，那是她最后能够看到并再度数落我一顿的理由。

我一向健忘，只是再次回头拿着行李跑去，留给她我自己的选择，和晚风之下怅然若失的母亲。

视线拉长，汽车行驶在城市边缘，无数的远方向我奔来，黑夜汹涌，聒噪将车流围堵，满眼尽是怦怦。这一路走走停停，模糊中或有凉风吹拂，再睁眼时，眼前已经没有车窗。

这句话或许从今而始，不值得再写下。

宿舍楼下，你哭嚷着打给我，家里的变故周而复始落在我们之间。你不知道如何向我诉说，只是希望我能够出面调解，我却只能沉默回复。羽翼铸上枷锁，颓唐即刻蔓延，原来长我一辈见的你，在潇洒里也不全是自己的选择，更多的，是生活压力之下的妥协和茫然。

那我又能如何有些许自由可言。
虫鸣江畔，你说笑着交付给我的未来，尚且需要出彩的修饰才能说服他们，更何况那本身不过匆匆一眼就能望到的尽头。

争论太多，其实后来也无所谓对错。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时常忘记的追求，原来几个月前就已经留在日记上。这一行有字也好，没有也罢，如今记起再回头写下，畅快只字未提，失落却处处深埋。那些无法给出回答的电话，暂且就由它远去，我想这些话说出来往往背道而驰，就像你时刻教育我的人生出彩，晦涩要求我活成他人那样，而我只是鼻子一酸。

可是那些答案，却早已活在我自己身上。

你或许再难教给我那些道理，如今的理解都来自这几年的摸索中生根发芽。我们的自由向来不被定义，每个挣扎过后的你我却信笔一章“无声告白”，它会随年龄长大背上不同的冠名，但永远朝着活成自己的方向策马扬鞭。我想你会记得吧，你在身旁对着我的理解，你似乎也在期待什么，不是吗？对此，我只能笑笑而过。

煌煌之火

□王凯蝶

他是这里些许的生命，手握火把，煌煌然照出片明亮。衣摆与沙粒摩擦，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一方被惹急了，发出声响来。声响是这里的稀物，暗夜与细沙争夺它，撕扯它，一部分充填了沙隙，一部分弥漫进黑夜。

在沙漠的夜里，风总是很急，似乎是因为熬过了白天的燥热，而要在夜晚黝黑的掩护下好好驰骋一番，见了这簇火自然是免不了要逞神威的。

他害怕风扑灭了火把，不敢高举，但终究是狡手，便也不好挽着，似举非举，火摇曳扑腾，喝醉了酒般，竟也没有熄灭，只是牵了线在他的心头，使他的心始终悬着，晃荡着，实在不好受。可火是不管那么多的，越加起劲，猛地乍起，仿佛要跳着去摘那天上的启明星！就算连摸都没摸到，也不肯罢休。

踉跄地走，颈上三道，勒得他看不清前方，这茫茫的大漠啊，老天也不来指明方向。究竟要去哪里，他一直在摸索，可是自己好像也越来越困惑。

往哪里去？在他发现那些狼的时候，他又一次问自己。

狼眼里的幽光，是饕餮都不敢吞噬的东西，本来是遥远的，却偏偏要扔在他面前，叫他在茫茫大漠中哽下去，让他刺破喉咙，不得言语，要他磨碎肝肠，不落痕迹。他僵在那里，隐约听见狼喉中的吞吐声。

就着火把，居于方寸天地，他忽而觉得这火真好，烧得堂堂皇皇。

让火把引自己走下去吧，照着哪里走向哪里，走多远算多远，反正一袭破衣，太多的也不再奢求。风大得能干脆脆地把他掀翻在地，仁慈地用一些沙子草草埋了他，他清楚夜的黑暗会悄无声息地为恶狼掩护。恶狼抢着吞噬下他的身体，了无痕迹，明天又是好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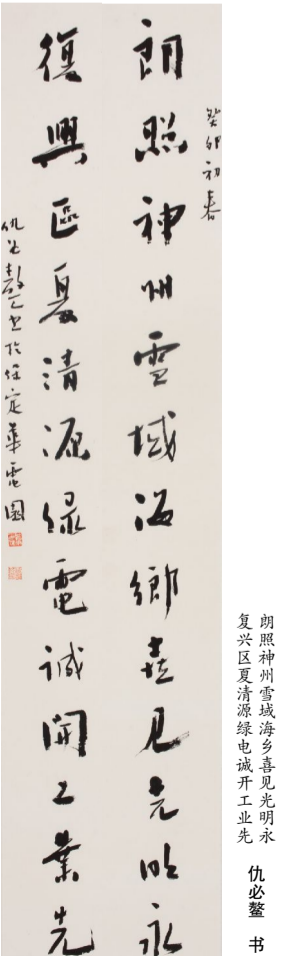
他艰难地挪了一步，将火把往前送了送，领头恶狼眼中的幽光晃了一下，喉间仍不肯收敛地吞吐着。他几乎抬不起脚了，脚掌摩挲着沙面，窸窣向前。恍然，他觉得自己已近垂暮之年，只是乡间人拄拐击地，他奋力举起火把跳跃着点燃天空。

什么都能摧毁他，但是好像又什么都不能摧毁他。他还有火，那煌煌的火！什么子曰什么先贤都抛却了，只剩下宁静安详、吉祥如意的曼荼罗花！他是虔诚的信徒，他是法显，是支遁，是鸠摩罗什，他跟着火的方向，勇敢地奔赴那煌煌的远方。

周身都鼓足了力气，火把被他高高地托起来，群狼仓皇后退，俯低身体，喉咙滚出呜呜的低吟。夜太浓了，浓得压垮他单薄的身板，让火把扑倒在沙子上。

伏在细沙上，他最后一次抬起眼眸，看见那火煌煌地窜向远方，似乎奔涌到了天地交接处，自中间一簇火星燃起，骤然间照亮了天空。

四象为方，狡兔率众。实在是冷，在残缺的夜下，恶狼也打哆嗦，唯独火把燃遍的远空与在他额间点的白毫，煌煌然滚烫无比。



初照神州雪域海疆是光
复兴区夏清源绿电开工业先
仇必鳌 书